

屈原

(高甲戏)

甲剧团

79.9

屈 屍

人 物 表

屈屍：（三閭大夫），年四十左右。

宋玉：屈屍之弟子，年二十左右。

婬娟：屈屍之侍女，年十六、七岁。

南后：（郑袖）子兰之母，怀王宠姬，年三十以往。

靳尚：（上大夫）皆庸老药之佞臣，年六十左右。

昭过：佞臣，年三十左右。

郑庸：佞臣。南后族人，年三十左右。

张仪：秦国丞相，连横家，年四十以往。

河伯：（钓鱼）年四十左右。

僕夫：（卫士）年二十以往。

老嫗：乡风，年七十左右。

廟官：

舞师、卫兵、内侍、更夫、宫女、难民、乡民若干人。

第一齣

— 橘 園 —

时：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

地：楚国郢都。

景：清晨的橘园。

人：婵娟、宋玉、屈原、靳尚、子兰

启：仅台前有灯光，后面全暗。婵娟抱缶上，以杨枝蘸水遍洒花木。

婵娟：（唱短相思）

清早来到橘园内，

晴空万里碧如水。

阵阵凉风拂面过，

花气袭人香满腮，

亭亭金橘树，先生亲手栽，

绿叶已成荫，朱实结累累，

见橘如见先生面。

宋玉：（内效屈声）婵娟！

婵娟：啊！先生来咯！（恭恭敬敬行礼。宋玉上）先生！

宋玉：喂！

宋玉：（唱上调）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

婵娟：宋玉，是你！

宋玉：你看我学先生，学得有真象无？

婵娟：（摇头）嗯！（又摇头）无亲象！无亲象！

宋玉：无亲象？（作将痰做笑状，效唇声）婵娟！

婵娟：唉，不学先生为人处世，却学伊的声音举止，我自你

.....

宋玉：我恰怎样？

婵娟：你就学得一模一样，也不过是.....

宋玉：是啥也？

婵娟：（取笑）也不过是只猴子啦！

宋玉：（生气）婵娟你.....

（唱锦板叠）

你太放肆，竟敢将我宋玉比做猴子，

宋玉虽说是学问差，

也是国门一弟子，

你不该无端将我宋玉讽刺！

婵娟：（接唱上调）

要宋玉权且恕我这一次，

待我向你来陪礼。

宋玉：（接唱上调）

下次千万不可再如此！（欲下）

（婵娟侧耳静听，似有所闻）

婵娟：宋玉！（宋玉停步）你听！

宋玉：（不解）啥也？

燃燭：（唱）想相思）

許（那）摘林翠處，
先生正在吟新詩。

（白前燈暗，二人下。右面燈光漸亮，屈尻手持帛書一卷，獨自吟誦。

屈尻：（吟誦）橘樹輝煌，枝葉紛披。
生在南國，堅定難移。
花白葉綠，芬芳無比。
刺棘鋒利，誰人敢欺。
青黃果實，迎風搖曳。
內藏潔白，外兒姍麗。
根深蒂固，那怕冰雪紛飛。
賦性堅貞，秉承天地正氣！

（宋玉上，向屈尻行禮，

宋玉：先生！

屈尻：宋玉，我方才寫了一首謝詩，你且看來！

（屈尻將書卷授宋玉，自己開始抚琴。

宋玉：（展開書卷前半）橘頌：（默誦半，舉首）先生，你可
是讚美橘子嗎？

屈尻：前半死是如此，後半可就不同，你继续吟下便知！

（婢媼抱香上，

宋玉：（继续展卷，怏聲吟誦，有時要腔）自來摘樹，**氣質昂**
昂，經冬不凋，令人嚮往，至善至美，其**志堅強**，不偏
不私，地長天久，年歲愈小，足以為人師長，可比**伯夷**，
千秋萬古留芳！

屈死：诗中含意，你可明白？

宋玉：先生之意，可是将橘比人？

屈死：正是！……

（唱浆水曲）

橘树尚且能性刚强，
为人岂可（来）无志向？
大节临头莫迁就，
拾生取义（哭）理应当，
犹如伯夷饿死首阳山，
岂与后人（来）作榜样。
但愿你牢记住今日话，
做一个顶天立地好儿郎。

须知乱世为人，本不容易，气节两守，最要紧，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

宋玉：先生教训，自当谨记在心。

（婢娟抱水一尊，上前献与屈死，候屈叩毕，复取尊下）
先生，这篇橘颂，可否赐与弟子？

屈死：（真真）

宋玉：多谢先生！

（婢娟将新尚上。）

婢娟：先生，上官大夫来了！

屈死：（觉得奇怪）哦？

（新尚向前向屈行礼，

新尚：三闾大夫请了！

屈死：不敢！上官大夫，请到客厅稍坐，

新尚：不必客套，此地甚佳。

屈原：也好，大夫劳苦到此，有何见教？

靳尚：这……（目视象、婁）

屈原：（向象、婁）继续下去。

宋玉、婁姐：是！（行礼下）

屈原：（向靳尚）请说！

靳尚：大夫！……

（唱福马调）

昨日大王旨意降，
命大夫草拟国书奉齐王，
如今这篇文稿写完否？

屈原：差不多了！

靳尚：（续唱）未知何日遣使送齐邦？

屈原：何日遣使送去，自有大王做主，（疑）你问此何用？

靳尚：这……

（唱上阳）

想靳尚官拜大夫列朝堂，
国家的大事理当挂心中，
朕齐死无君主张，

不过……

屈原：怎样？

靳尚：不过朝中大臣，众口纷纭，都说是……

（唱浆水童）

取齐不如联秦邦，

屈原：此话从何说起？

靳尚：大夫你有所不知，只因秦国张仪，已到我邦，大王即将召见，想必定有一番言语，打动大王，到那时，只怕朕

不联恭而待商酌。（幸灾乐祸地）我看大夫这篇文稿，
当时就可免骂呢！

屈原：（决然）岂有此理！联齐可保安宁，联秦难免灾祸，其
理甚明。张仪虽有三寸不烂之舌，也能使我改变主张？

靳尚：如此说来，大夫你又要联齐吗？

屈原：（反诘）难道大夫你却主张联秦？

靳尚：（急辩）不是！我是联齐联秦，均无不可，只要于我……

（知失言，急改口）只要有利于国就是。

屈原：（心中明白一笑）哦！

靳尚：既然大夫一心联齐，靳尚有一好主意在此。

屈原：唔？

靳尚：大夫以后若能更加多事，凡事为宗室大臣着想，得得朝
中人人欢喜，如此一来，则你要联齐就联齐，还有什么人
与你为难？

屈原：何何故要与我为难？

靳尚：大夫呀！……

（唱水金调）

只因大王对你多宠仪，

众人心中是暗怀恨。

如今你常劝大王明法度，

说老么封爵不能传子孙。

你又劝大王任贤能，

说什么布衣也可为公卿。

你又劝大王要兴水利，

到处开河又掘井，

朝令出，暮施行，

公私田，全不（决无）分，

因此朝中人人切齿，

大夫你难道未知闻？

屈原：（接唱）明法度、任贤能，

愿为晋楚国愈强盛，

开河渠，兴水利，

禾稻丰收好年成。

此等予民大有利！

朝中大臣，若能公而忘私，自当一体力行，岂有与我为难之理？

靳尚：大夫如此固执，靳尚替你担心……

屈原：担心什么？

靳尚：（唱上调）恐你一忌孤行害自身，

愚闻秦国商鞅变法图强，五牛分兄惨死咸阳，我国吴起亦曾变法，乱箭穿心，身败名裂，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大夫你要再思三思！

屈原：屈死但知有国，不知有身，苟利国家，死亦无恨！（决然）不劳费心！

靳尚：好，就此告辞！

屈原：恕不送送。

靳尚：（走了几步）哼！（恨々而下）

屈原：哈々々々！寸心无愧对天地，何怕党人势类（摘下一枚稿子，置于手掌上把玩，又徐徐将它劈为两半，但无会忌）

〔婵娟引子菊上。〕

婵娟：先生，子兰公子不喝（屈回身，菊趋前行礼）

子南：共先生法安！

屈死：子南不必拘礼，坐！（因屈未坐，南也不敢坐）几日不见，可是在官中用功么？

子南：这……这……只因身体有病，母后令我静养，所以未曾用功！

屈死：如今可安好吗？

子南：（冲口而出）好咯！（急改口）喂野，有痰咯啦。（欲忘嗽了其声）

屈死：既然如此，今日可免读书，早回宫安歇。

子南：先生，我今日不是为读书而来，只因奉父王之命，请先生入朝议事。

屈死：你可晓得为了何事？

子南：这不太清楚，依我猜想，只怕为了许个骯仪……

屈死：骯仪？你如何得知？

子南：骯仪真是一个好人，前日来到咱国，到处送礼（指头上所挂之玉）这块玉就是伊记上官大夫送来的，伊野阔送母后真乡金银玉帛脚。

屈死：（寻思）有此事乎……婢娟陪公子在此静坐，待我入内更衣（欲下，想到稿子）这稿子借两人共吃。（将稿子分与二人接收）

子南：多谢先生，（屈死下）（见屈死下，立即放婢拉婢手）婢娟，咱未坐礼完咯明，

婢娟：（缩回其手）公子有活法说！

子南：婢娟，先生将稿子分给咱一人一半，你接着，这是啥意思？

婢娟：我母如影。

子南：哈哈！……

（唱上調）

婁媽你听我讲，
先生忌忌是真明瞭，
藕子分干一人一半，
伊要你我来配成双。

婁媽：呸！

（接唱）公子你休要胡言乱语，

婁媽虽穷有志向，
先生方才将藕比人，
（是）真明白这教训，
我记在心上。

子南：你说啥？先生是将藕比人？

婁媽：是呀！……

（唱上調）

伊说藕封尚且能刚强，
为人岂可无志向？
大节龙头（是）莫过流，
持生取义……七七

子南：（打断）唉！

（接唱）……休再言，

随之随之说甲一大套，给我听得头眩目眩。我问你，先生近日恰有说我的话也好无？

婁媽：先生并无说你啥也还好！

子南：嗯。

婁媽：不过也无有说你啥也好。

子菊：我知時！…… 婢娟呀！母后伊本想立我做太子，就是惊先生阻挡啦！

（唱西马调）

因此命我到此列门外牆，
实指望有了师生的情谊好商量。

婢娟：原来如此呀？不过你可知先生对你有欢喜无？

子菊：唉！……

（唱上调）

我知先生对我没有欢喜，
伊又喜的共许我在人面前讨好姻缘十足的……
（唱上调）宋玉小轻狂。

婢娟：你背后即骂人歹话！

子菊：婢娟，你怪我不该说宋玉歹话，你共爱伊呵哪是呀！

婢娟：你休要胡言！

子菊：你唔爱伊爱啥人，是爱我唔？……没一定我做太子，你就可以享荣华富贵咯。

婢娟：哼！啥人希罕荣华富贵！

子菊：（欲拥抱之）你唔爱荣华富贵，我偏么要你爱！

〔婢一閃身跑开，南扑空倒地。

〔屈死朝服上。南急走廟立。

屈死：子菊随我进宮！（二人徐々向外走去）

— 布 漸 落 —

第二布

第一场 计陶

部
演

时：景春上一场。

地：同上

人：令尹子椒、昭过、郑庸、靳尚、内侍、张仪

景：朝房

启：子椒、昭过、郑庸等朝服上。

昭过
郑庸：（拱手）令尹来了！

子椒：诸位大夫来了！

郑庸：请问令尹，大王宣召，为了何事？（椒未及答，昭抢白）

昭过：莫非又要颁布新法？

子椒：老夫亦是如此猜想。

郑庸：（着急）又要颁布新法！这……这要如何是好？令尹，昭大夫，您可知上次新法，说什么开河渠以利灌溉，犹赋税以苏民困，佔去了多少田地？损失了我多少家私！（恨恨地）哼！都是屈原出的好主意！

昭过：哼！你是南后娘娘的同族兄弟，大王赐你良田千顷，吃穿得着。阮如是不得了时，可恨屈原说什么大匡子弟必须自食其力，世袭爵位，仅限三世，这样下去，我昭家岂不共宅吗？

郑庸：（对昭）你与令尹都是天潢一脉，楚国宗亲，难道屈原

敢将你怎样？

昭过：哼！伊有啥胆敢？

郑庸：屈死啊屈死，你若要想讨好大王，何不多写几篇诗文，又何苦事々与我等忠亲大臣为难呀？

子叔：其实屈死是一个好人，就可惜终日做诗做文糊塗，有美无求未免太幻想。说是也治国须用务能，布衣可作卿相，（渐渐激动起来）此说若行，我辈宗室老臣，岂还是全无容身之地吗？真是危乎其危！（瞑目摇头）危乎——共危！

昭过：（向郑）看来此人一日在位，我等一日不安……

郑庸：看，上大夫来咯！（叔睁开眼睛，翻上）

子叔：上大夫来了！

郑庸：来了！

昭过：上官大夫，你可知道今日大王召见为了何事？

郑庸：张仪即将入宫，大王召见我等想必是为了商量联齐联秦之事。

郑庸：谢天谢地，死来不是为了新法！

子叔：如此我也放心了，联秦联齐乃屈死之事，……

昭过：是啊！咱只好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郑庸：不闻不问？我且问你，你等平日最恨何人？

子叔：（同声）屈死！

郑庸：当真是屈死吗？

郑庸：那里是假？此人不去，新法不废，只怕我的田地都保不住呀！

昭过：只怕我世袭爵位也保不住呀！

子叔：唉！免说是你，连我这个令尹官职都保不住呀！

郑庸：既然大家都恨屈死，可有良策对付否？

众人：（面面相觑）这……上官大夫可有妙策否？

靳尚：您可知屈死主张联齐。

众人：伊一向就主张联齐。

靳尚：是呀！……今日张仪到来，正是千载良机，屈死伊妻联齐，我等偏要联秦！

昭过：上官大夫，此言何忌？

靳尚：如今列国争雄，秦国最强，我等若能趁张仪来楚之隙，力劝大王联合秦国，则必可仗秦之力除去屈死。

子椒：（恍然）此计甚妙！咱有秦国为靠山，可将屈死除去。上官大夫足智多谋，令人敬佩。

昭过：大夫高见，实非我等所及。

靳尚：既使大家都有此忌，今日必须帮助张仪，力举联秦。

众人：是呀！里应外合，大功可成。

〔内声：“张丞相到！”〕

〔张仪上。〕

靳尚：张丞相来了！

张仪：上官大夫来了！（靳尚还礼，众与张仪拱手）（向靳）上官大夫，昨日商谈之事……

靳尚：张先生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要屈死一去——

张仪：（会心地笑）哈哈……！

众人：哈哈……！

〔内侍上〕

内侍：大王有旨：众人进宫，张丞相候见！

张仪：（向众拱手）诺！

众人：（拱手）诺！

—— 隔灯拾景 ——

第二 布

第二场 疏 尻

时：紧接上一场。

地：同上。

人：楚怀王、令尹子椒、靳尚、昭过、郑庸、张仪、屈原、卫士甲、乙、丙、丁、内侍。

景：金殿。

启：楚怀王居中座，子椒、靳尚、昭过、郑庸等群臣分立两旁。

卫士明枪执戟，十分威武。

楚王：来啊！（内侍上）宣张仪上殿！

内侍：传旨！（下传旨）大王有旨：张丞相上殿！

张仪：（上）客臣张仪，参见大王！

楚王：先生免礼。

张仪：客臣久仰大王威名，今日得见，不胜欣幸。

楚王：先生远临敝国，有何见教？

张仪：大王呵！……

（唱双叠韵）

客臣此来并无他志，
愿向大王献一计智。
使秦国不费一兵一卒，
坐而得地六百里……

楚王：喂，此话荒唐。

张仪：（唱上调）只因为大王英勇又仁义，
我秦王仰慕贤名有日期，
秦楚结为（是）本相依，
何妨姑盟来称兄弟。

倘若大王肯答应，我秦王愿将商於之地……

楚王：商於之地如何？

张仪：商於之地六百里……

（唱上调）六百里全归秦还表心愿。上

楚王：哦！（奇异地）

（接上段谱尾唱）

先生你此言可是真？

张仪：（接唱）我张仪岂敢欺王将大王要，
地图一幅来献上。

（呈上地图）

这是商於地里图一幅，请大王亲观。

楚王：（旁唱）重见故土我心欢喜。

张仪：大王！……

（唱上调）两国多好盟约缔，

敌仇同仇理相宜。

齐邦与我有仇恨，

望大王即日遣^使绝东齐。

齐王：（惊）要我与齐国绝交？（为难地）这……

张仪：（唱）

只要大王断绝齐，

秦即得地六百里。